

武俠
長篇

蜀山劍俠傳 第四十八集

還珠樓主著

第一回

寶相燦蓮花萬道霞光籠遠嶠

金針飛芒雨千重暗霧遁元凶

前文陳岩，李洪，同了崑崙派門人，小仙童虞孝，鐵鼓吏狄鳴歧，在金銀島上，大破十三門惡陣，島主吳宮，因受妖婦許飛娘蠱惑，見來人破了他的邪法，心中大怒，已然出手，眼看雙方，勢不兩立，水雲子蘇憲祥，因雙方都是朋友，島主吳宮，雖是旁門散仙，也曾交好多年，海宮隱修，除驕狂自大外，斂迹已久，不願雙方各走極端，忙將獨門金銀沙劍，化爲一道長虹，將雙方隔斷，同時，吳宮也看出敵人，功力甚深，法寶神妙，李洪，陳岩，各持有仙佛兩門至寶奇珍，已佔有無敗之勢，而小仙童虞孝的，三枝后羿射陽神弩，更是專破他那邪法的剋星，本知難勝，無奈迷戀妖婦許飛娘，正在火熱頭上，所引見兩妖黨，又爲敵人所殺，相形之下，情面難堪，一時羞惱成怒，欲以全力相拚，騎虎難下，本無把握，就着蘇憲祥一攔，立時轉風收蓬，暗打日後報仇主意，聽憑來人，往採靈藥，不再過問，陳李等四人，志在取藥，本無敵意，又重憲祥情面，當時停手，金銀島天生靈境，仙景無邊，正隨憲祥，一路觀賞過去，走到諸天靈藥圃前，玉碑坊下，四望到處玉樹瓊林，香光浮泛，奇石雲升，朵雲自起，比東半島景物，還要靈秀清奇，不帶一絲火氣，正待穿林而入，忽聽天邊，傳來極強烈的破空之

聲，才一入耳，一片青色奇光，狂潮電捲，已達上空，祇一閃，便當頭下壓，將西半島完全籠罩在內，來勢之神速，竟和老怪丌南公師徒，飛降依還嶺時，不相上下，青光之中，更雜有比電還亮的，億萬銀針，轟轟之聲，宛如雷震，聲勢十分驚人，那來人正是摩訶尊者司空湛，前因路過元江上空，將神駝乙休伏魔旗門盜走，乙休正值開府事忙，不暇顧及，後來韓仙子，銅榔島應援，途遇雙鳳山兩小，邢天和，邢天相，欺他元神出遊，上前夾攻，結局反爲韓仙子所敗，於是勾動舊仇，銅榔島事完，乙休夫婦，約了采薇僧朱由穆，和姜雪君，同往雙鳳山，誅殺妖人，由中士追逐，往返海內外數十萬里，追到北極冰洋上空，才將兩小殺死，中途兩小，因被乙休夫妻，窮追不捨，宛如喪家之犬，一時無處投奔，又想爲二人樹敵，曾將乙休引到司空湛洞府之中，結果仇未報成，反將司空湛的陰謀敗露，吃乙休把伏魔旗門，奪了回去，司空湛弄巧成拙，邪法全破，仗着人甚靈警，比別的妖邪知機，見勢不佳，當先逃遁，乙休夫妻，也因他惡運未終，邪法又高，急切間難於除害，雙鳳山兩小，却是罪大惡極，仇恨太深，如被逃到丌南公那裏，或與一干爲首諸邪勾結，以後不知要害多少牛靈，見司空湛逃走，並未追趕，司空湛逃到海外，因知敵人性情，除惡務盡，既恐隨後窮追，又因所煉邪法異寶，必須三數年的功夫，才能煉成，海外這般旁門中人，均非乙，韓，朱，姜，四人之敵，另有數人，如磨球島，離朱宮，少陽神君之類，法力高的幾個，又和峨嵋派這般敵人，均有淵源，想來想去，祇有大魑山，青珥谷，前輩旁門散仙，蒼虛老人，得道千餘年，

行輩法力，比誰都高，祇是一向自負，比卅南公，還要狂傲，正派羣仙見他，雖是旁門，得道年久，已數百年，不往中土走動，有時下山，也祇往好友少陽神君，雖朱宮中小坐，對於門徒，法規又嚴，無甚惡跡，因此誰也不肯惹他，昔年和本門大師兄，混元祖師，偶遊海外，無心相遇，因他狂傲太甚，當時雖執後輩之禮，心實不快，一別多年，不曾上門，雖是急難往投，仗着以前還能忍耐，對他恭敬，多少有點人情，所居大鰲山，橫亘地極中樞，兩海交界之地，中隔七千里流沙落漈，當地的水，比東極大荒，還重十倍，鵝毛也要沈底，並有海霧蜃氣之險，主人性情更怪，仙凡足跡之所不至，此去投奔，祇肯伏低，必可依附，不特閉門煉寶，無人敢犯，還有好些益處，那知蒼廬老人，竟聽好友少陽神君之勸，說是地仙千三百年大劫將臨，現當正邪相持，勢不兩立之際，最好閉戶清修，不問外事，連門人也不許下山，免得微風起於蘋末，牽一髮而動全身，司空湛還未入境，便被看破，先是閉關，不令入境，海霧濃黑如漆，司空湛遁光飛到裏面，宛如置身膠海之中，運用全力，朝前猛衝，雖然遲緩，還能勉強前進，頭關還未渡過，忽然千百股蜃氣，宛如無數具有極強烈的彩虹，齊指來人，猛衝直射，司空湛那高法力，竟被阻住，不能前進，後來看出主人，故意不令入見，便用激將之策，暗示主人怕受連累，老人自來尚氣，因來人狡詐，措詞得體，再三卑禮求見，不便再拒，當時撤禁放入，見即便對司空湛說，老夫並不怕事，但和你交情有限，如令你在我青耳仙府居住，便算老夫門下來客，從此不容外人欺侮，我不犯爲你出這大力，大鰲山兩端，

有不少島嶼，借你暫居無妨，我原知你此來用意，凡在離山千里之內，均我禁地，在我庇蔭之下，祇管放心，你的事，我不過問，敵人如來尋你，祇在我禁地之內，決不置身事外，你如離開，我却不管，說完，便令門人茹黃沙，領往大懸山極北邊界，一座小島之上安置，司空湛機警詭詐，善觀風色，長於趨避，本身邪法又高，從未敗過，因此享有多盛名，祇爲一時貪心，路過元江大雄嶺，發現伏魔旗門，因覺鄭顛仙可欺，急切間，沒想到，那是神駝乙休之物，盜走以後，始知細底，已成騎虎之勢，知道此老難惹，又想起昔年仇恨，率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欲借旗門，誘敵暗算，陰謀未成，反遭慘敗，平日妄自尊大，一聽蒼虛老人，詞色這等強傲，心中不忿，此外偏又無可投奔，祇好忍受，到了那小島一看，不禁氣憤起來，原來大懸山，爲海外有名的，靈山仙境，因當地軸中樞，山又特高，上接天漢，兩間精氣所萃，環山各島，景物也都靈秀，嘉木葱蘢，花開不謝，時有珍禽異獸，和海中水陸兩棲的，魚龍介貝之類，出沒遊行，天色氣候，也極清和，惟獨司空湛所居墨雲島，偏在北極冰洋左近，共祇百餘畝方圓，一座小島，高出水面，竟達數丈以上，通體深黑，寸草不生，終年愁雲濃罩，拔海壁立，四面孤懸，島形又奇，上豐下銳，近水一段更細，遠望過去，宛如一朵墨雲，由海中冉冉上升，終年悲風怒號，濁浪排空，荒寒陰晦，直非人境，司空湛見主人，先是閉關堅拒，後經苦求，設詞激將，雖被說動，對面時，詞色神情，那等強傲，又特選此孤懸遼海的，無人荒島，令其居住，島上面除却比墨還黑的礁石外，一無所有，遠看頂上，似頗

寬大，實則，無一平穩之處，如換常人，休說居住，行動皆難，茹黃沙又有乃師習氣，意頗輕視，越想越恨，偏值事急求人之際，沒奈何，祇得耐心忍受，送走茹黃沙後，忙發信號，通知門下衆妖徒，令其尋來，會同煉法，過了幾天，妖徒祇有三人趕到，一問原故，才知門下九妖徒，除有兩人，自告奮勇，願留中土，遇機向各正派門下，尋仇報復而外，還有四人，已先後爲敵所殺，最痛心是寵姬愛徒，賽阿環方玉柔，就在自己元江盜取旗門之際，爲陸地金龍魏青，用白骨鎖心錘所殺，連元神也被鎚上魔鬼，吸收了去，事後才知，已是無法挽救，想起方玉柔之死，一半受了許飛娘的引誘，因此把許飛娘，也恨在心裏，一面加工，祭煉邪法，一面暗命妖徒，隨時留意，如遇飛娘，不妨，告以移居墨雲島之事，妖徒自到島上以後，不時輪流奉命，往各海島，採取靈藥，日子一多，海外各旁門散仙，漸與相識，與小南極四十七島諸妖邪，尤爲交厚，這時，司空湛已用邪法，在島上建了一所大宮殿，因當地駭浪如山，濕雲低幕，常年晦暗，如在深夜，先想驅遣雲霧，使現天光，後見海面遼闊，祇大魑山，相隔數百里最近，下餘三面，都是一望沈冥，尋常人數步之外，不能見人，單現出當地一點天光，也覺無聊，一賭氣，率性不去管他，先命門下妖徒，窮搜海底，由奇魚介貝腹中，覓取珍珠，一年之中，慘殺了無數水底生靈，居然採集到許多大小寶珠，和數千年珊瑚之類，再用邪法，佈滿島面，所居宮室，也是晶玉所建，落成之日，全島大放光明，在海面上，遠望過去，宛如一座霞光萬道的光塔，矗立在萬丈愁雲慘霧之中，頓成奇觀，司空湛每日煉法之

暇，又命三妖徒，分頭往北海島上，採取奇花異卉，移植其間，小小一座無人荒島，在邪法佈置之下，竟點綴出好些靈奇之景，當地與金銀島，祇千百里的海面，司空湛早知島主吳宮，種有不少靈藥仙草，方欲設法結交，以備到時往求，未一年上，邪法煉成，金銀島也正浮出海面，司空湛正想如何下手，三妖徒中，有一個名叫滕柱的，偶往小南極烏魚島尋人，歸時偶與許飛娘巧遇，約了同來，司空湛本來暗恨飛娘，想下毒手，攝取他的元精，見面一談，飛娘竟爲尋那吳宮而來，說有同道引進，願代求取靈藥，祇請異日合力，同報前仇，司空湛見飛娘恭順，又想由他身上，代向吳宮，求那幾樣靈藥，免得自己前去，對方慨然允諾還好，如被堅拒，動起手來，勝之不武，不勝爲笑，平白失去身份，於是暫緩下手，未尋飛娘晦氣，飛娘先往金銀島求見，祇說聞名往訪，並不提起求藥之事，反是吳宮，爲美色媚態所迷，震於飛娘名望，飛娘又故意矜持，若即若離，欲擒先縱，極盡媚惑之能事，引得吳宮，神魂顛倒，自動將所產靈藥，分別獻上，飛娘作漫不經心神氣，到手便即辭別，不久，又把同黨，和司空湛門下妖徒，先後引去，吳宮雖是得道多年，孽緣遇合，竟爲所迷，百計逢迎，自不必說，司空湛靈藥到手，正要二次發動陰謀，聞報吳宮對飛娘入迷，忽然想起金銀島，常年沈在海底泉眼之中，島上瓊樓玉宇，瑤草琪花，金光銀霞，氣象萬千，更有不少天產靈藥，如能假手飛娘，據爲己有，免得依人簷下，服低受氣，地方又極隱祕，離大鱷山近，即便敵人尋來，當時逃回墨雲島，也來得及，何況邪法異寶，已全煉成，祇未試過，焉知不是仇敵對手

，因覺利用飛娘之處甚多，重又中止前念，向飛娘再三誇獎，告以心事，飛娘知他爲人，陰險凶狠，難於共事，此次與妖徒，不期而遇，並非本心，已代他取來不少靈藥，還不知足，妄想奪取金銀島，以爲己有，暗忖此時，峨嵋勢盛，用人之際，同黨越多越好，吳宮相待，又是那等至誠，以怨報德，自殘同類，已太過分，對方不過爲色所迷，並非弱者，一個弄巧成拙，失掉一個大幫手，平白樹一強敵，還要被人議論，別的妖邪灰心，太不合算，情理上也講不過去，無如司空湛，向來有己無人，一說翻臉，立成仇敵，自身功力雖較以前強得多，也未必是他對手，又想起昔年，爲與楊瑾苦鬥不勝，正值司空湛路過，曾經慫恿他出手相助，他不允無妨，反到一怒而去，明已記恨，以他爲人，本應見而遠避，如何反來尋他，悔已無及，表面不敢露出，滿口應諾，意欲設法拖延，挨到金銀島，出水期滿，沈入海底，再行相機應付，司空湛先未看出，後見時久無信，忽聽妖徒歸報，吳宮對於飛娘，固是神魂顛倒，便飛娘也似日久情生，受了感動，不禁大怒，這日偶命二妖徒，前往查看，致爲陳李諸人所殺，形神皆滅，本來暫時不會得知，偏巧這時來一妖黨，也是飛娘約來的，五台餘孽，到時，本想出手，後見雙方，法力均強，敵人固是難鬥，妖陣也無法入內，隱身旁觀，無意中聽吳宮門人，說起二妖徒被殺之事，又驚又怒，再聽出蘇憲祥，袒護敵人，與吳宮多年交好，以爲自己，日淺交薄，萬一吳宮被憲祥說動，成了一路，自找苦吃，并未現身，竟自暗中飛走，初意也因司空湛難惹，不敢與之親近，正在躊躇，想到許飛娘，由其轉告，忽與妖徒滕柱相

遇，忙即告知，滕柱日前往四十七島，赴衆妖人烏魚大會，不料金鐘島主葉繽，同了女弟子，朱鸞，朱紅，和凌雲鳳尋來，跟着又來了一個強敵，乃神尼芬陀的門人，女仙楊瑾，人還未到，先用冰魄神光，將四十七島上空，一齊籠罩，四十七島羣邪，有的被凌雲鳳用神禹令制住，有的死在楊瑾法華金輪之下，共總逃走不多幾個，祇有烏魚島主烏龍珠，見勢不住，連拚掉五個身外化身，並仗自己一件師傳異寶，勉強逃往九烈神君，魔宮之內，本意誘敵上門，使主人出場應敵，不料九烈夫婦，同往幻波池，尋仇未歸，魔宮男女門人侍者，自恃宮內外的魔法禁制，奮力迎敵，一面由魔燈上，連發警號求救，無奈敵人利害，烏龍珠身遭慘死，形神皆滅，魔宮徒衆，紛紛傷亡，九烈夫婦，聞警趕回，仍是不敵，總算見機，勉強護了本命魔燈，幻化遁走，那麼壯麗一座魔宮，竟被敵人毀滅，滕柱如非見機先逃，也幾乎不免於難，就這樣，仍受傷折寶，才得逃回，看出敵勢太強，正想回山稟告，一聽兩同門師兄弟，爲兩幼童所殺，越發憤怒，忙回墨雲島報警，司空湛聞報大怒，連忙趕來，兩地相隔甚近，晃眼到達，當時便下毒手，欲爲愛徒報仇，并向吳宮示威，滿擬所煉庚甲運化，天芒神針，利害無比，敵人祇被那金木兩行真氣合煉之寶，所發青光銀針罩住，上下四外，重如山岳，內中億萬根天芒針，更是無堅不入，多神妙的，防身法寶，稍露空隙，立被侵入，那怕祇是一絲青光，或被一根細如牛毛的光針，乘隙飛進，身外排山倒海的乙木神光，和庚金精氣，所化億萬銀針，齊受感應，大量侵入，內外夾攻，光層立被衝破，將敵人寶光震散，人也粉碎，化

爲而雨，尸骨無存，這五人中，祇蘇憲祥，深知敵人法寶細底，陳岩也曉得一個大概，此外休說虞狄二人，連李洪九世修爲，都不知真相，來勢那等神速，本難免於受害，幸而五人，各有至寶隨身，憲祥更是交遍海內外，人又機警，陳李二人先在依還嶺，嚐過丁南公的味道，長了見識，青光剛在天邊出現，便知有異，心中一動，同時施爲，打算不論來勢善惡，先把各人身子護住，看清再說，憲祥更料定來人，不懷好意，揚手先是兩股金銀沙合成的長虹，剛想擋向前面，將五人一起護住，不料司空洪，懷恨太深，上來猛用全力，那天芒神針，更是水銀瀉地，無孔不入，感應之力絕強，獻祥祇管覺得早，仍僅護住本身，那狂潮一般的青光銀雨，已乘隙穿進，祇一閃，虞狄二人立被罩住，雖仗近年功力大增，飛劍法寶，均與心靈相合，不曾被其上身，寶光先將全身護住，無如敵勢太強，防身寶光以外，四面迫緊，非但不能移動，那億萬銀針，看似極細，衝射之力，偏大得出奇，就這轉瞬之間，已覺難支，又見李洪，陳岩，一個飛起一片紅霞，包沒全身，內裏空隙達丈許，不似自己，四面迫緊，行動艱難，李洪更是仙挪兩家至寶，同時施爲，那青光銀雨，上來先被如意金環的寶光盪開，兩柄斷玉鉤，跟着化爲兩道精虹，交尾而出，飛舞光海之中，大片銀針，多被絞碎，李洪假見敵人，法寶神妙，隨滅隨生，想衝過來，相助脫險，又將金蓮神座放起，一時佛光萬道，祥霞千重，青光銀雨，祇一挨近，便被衝散，敵人法寶，也是變化無方，怒濤一般，前滅後繼，威力絕大，急切間，仍衝不到自己身前，憲祥在一座億萬金銀沙合成的，光幢之內，也向

自己這面衝突，同爲青光銀針所阻，暫時尙難會合，二人見同來五人，祇自己這兩相形見絀，覺着不是意思，虞孝情急，想用射陽神弩，試他一下，忽聽憲祥大喝，虞狄二位道友，祇守在寶光之中，自有解救，千萬不可妄動，虞孝貪功好勝，話未聽完，三枝射陽弩，已先離手飛出，三道箭形寶光，剛飛出去，前面青光針雨，立被衝破了一個大洞，二人方喜法寶得勝，雖聽蘇陳二人，同喝留意，勿令妖光邪氣侵入，并未警覺，百忙中瞥見陳岩，已由光海中，衝將過去，與李洪合爲一起，面帶驚急之容，正朝自己這面猛衝，心想自從神弩飛出，身外已輕了好些，陳岩何故手指自己，大聲急呼，是何原故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這轉眼之間，虞不猛覺淡淡微微一片青光，在防身寶光之內出現，心方一動，青光突然加強，貼着光層，往外暴漲，定睛一看，原來寶光層內，忽起了一片青色奇光，將內層佈滿，向外暴漲，防身寶光，已不能由心運用，暗道不好，總算命不該絕，司空湛心太凶毒，乙木精氣，已隨神弩，穿光而出之際，乘隙侵入，稍一施爲，敵人就不慘死，也被青光粘附，包沒全身，一任法力多高，也難解脫，偏想由內發動，先將敵人身外寶光震破，外層的光潮針雨，再合圍上去，兩下夾攻，恨不能把敵人，絞成血泥，並把元神攝去，永受煉魂之苦，才快心意，就這稍緩須臾之際，敵人已自得救，原來虞孝，自在峨嵋，通行左元十三限，領還前在白陽山，妖尸無華氏墓中，所失三枝后羿射陽神弩，回轉成都以後，覺着自身法力飛劍，那一樣都不如人，於是日夜加工，用心苦煉，數年之中，功力大進，遠非昔比，乃師鍾先生，見他忠義堅

誠，極能向上，格外器重，又因自己，不久大劫將臨，便將本門心法，盡量傳授，并賜了幾件法寶，這時對敵，因覺飛劍不如憲祥等三人，不曾放出，祇用師傳防身至寶碧雲盾，護住身外，及見敵人青光侵入，有了警兆，立運玄功，身劍合一，就這晃眼之間，竟將危機脫去，司空湛見敵人，防身寶光，已甚強烈，剛被青光撐滿，往外暴漲，還未震破，身劍已自合一，急切間，仍是無可奈何，正想加工施爲，猛覺佛光耀眼，四五道金霞銀虹，忽由斜刺裏，猛衝過來，前頭有一形似風車的法寶，電也似急，漩動起大蓬五色金花銀雨，衝行光海之中，如魚游水所到之處，大量青光飛針，雪崩也似，紛紛消散倒退，晃眼之間，五個敵人，會合一起，同被敵許大一朵，千葉蓮化金光寶座托住，不由急怒交加，仍在妄想就勢還攻，暗用侵入的乙木庚金真氣所化青光，由內爆炸，將虞狄二人的防身寶光震破，不料那蓮花寶座上，射出萬道毫光，竟將內外隔斷，邪法失了反應，外面的不能繼續侵進，內層的正往外暴漲，虞孝看出護身寶光要被震破，不等憲祥招呼，先將碧雲盾收去，青光還待就勢傷人，自行爆炸，憲祥手中，忽發出無數大小金銀光圈，朝那剛化飛針，四下激射的銀針光雨一裹，便同收去，司空湛見狀，覺着多年盛名，連幾個後生小輩，都制不住，所用天芒神針，金木合運之寶，歷時百年，費盡心力，並經海內外，許多有名人物相助，才得苦煉成功，平日所向無敵，仗以成名，竟被敵人，損耗不少，好生痛惜，當時怒火上攻，正打算把新近煉成，準備和神駝乙休夫婦拚命的，幾件法寶，取出施爲，敵人已先發難，原來憲祥，看出敵人利

害，李洪雖有佛門至寶，不善運用，爲友情切，竟將輕易不肯施展的，一件至寶，放將出來，正趕虞孝，不聽招呼，妄發射陽神弩，身前青光，雖被衝開，却被乘隙而入，暗道不好，揚手飛出一蓬，上具百零八片，形似風車的，五色金花，出手加大，上面花葉，一齊轉動，朝前猛衝，陳李二人見狀，不等招呼，立時一同下手，五人相隔本近，因見敵人，來勢利害，蘇，陳，李三人，均想擋在前面，將虞狄二人護住，不料司空湛，邪法高強，又是久經大敵，存心要把敵人分開，以便單獨下手，三人驟不及防，來勢萬分猛烈，無形中，竟被衝開，等到三人，法寶發動，相隔已遠，好容易，施展全力，才得衝近一些，如非憲祥，把昔年降魔之寶，耶迦寶相輪，施展出來，陳李二人，應變神速，狄鳴歧或者無妨，虞孝萬無幸免，五人會合以後，狄鳴歧見三人，法寶威力，如此神妙，自愧弗如，不由敬佩非常，不再強撐門面，首把防身寶光退去，虞孝也將飛劍收回，五人同在金蓮寶座之上，正待合力禦敵，憲祥瞥見司空湛，已氣得鬚髮皆張，二目隱蘊凶光，頭髮也全蓬開，手挽靈訣，正在施爲，看出那是大小十二諸大，祕魔大法，知道這類邪法，專攝敵人元神，本就十分陰毒，再用他煉成法寶，發出諸天神雷，更是利害，自己深知細底，固然無害，陳李二人，屢生修爲，看似年初，如論法力時候，便尋常地仙，均所不如，又有佛門至寶防身，元精也不致於搖動，虞狄二人，已是吉凶難定，敵人如見不勝，挺而走險，方圓千百里內，全被邪法籠罩，當時天地混沌，成了死域，在此禁圈之內，無論飛潛動植，齊受邪法催動，互相磨擦爆炸，加上風雷水火

鼓盪，發出一種不可思議的威力，比時，波浪滔天，海水羣飛，風水相搏，雲雷互震，粒沙滴水，均能發出驚天動地的大震，億萬霹靂，連續不斷，永無休止，休說彼那衆生密雷，打上身來，便那無量爆炸之聲，法力稍差一點的人，連心神人體，也被震散，聲勢猛烈，無與比倫，方今各異派首妖邪，祇三數人，精於此道，內中以兀南公，和蒼虛老人，功力最高，上次幻波池，峨嵋諸弟子，用盡心力，拿話激兀南公，便爲防他情急無計，下此毒手，不論勝敗，均有無數生靈遭殃之故，想是敵人，心中恨極，怒火無可發洩，竟不畏造孽，引發巨災，下此毒手，衆人在金蓮寶座之上，又有金環佛光，籠罩全身，就算全無傷害，這上下方圓，千百里內，均被敵人運用邪法，就着陰陽二氣元精，所發出來的，無量迅雷籠罩在內，此與尋常雷火不同，由一九化生億萬，越往後越細，到了最後，看去細如灰沙，但震勢威力，反到更大，敵人再行法倒轉，任走何方，均難突出重圍，深知利害，不禁大驚，忙喝，諸位道友留意，此是敵人，大小十二諸天，祕魔邪法，說時，虞孝三枝射陽神弩，本在光海之中，往來衝突，所到之處，青光針雨紛紛消散，虞孝還想加工施爲，幸而陳岩，也是行家，看出不妙，不等憲祥開口，一面暗告李洪，小心戒備，如見揚手爲號，連將廬山七老，所賜妙羅靈符，如法施爲，一面告知虞孝，將三枝射陽弩收回，以免匆促之間，爲敵人邪法所毀，也是虞孝，不該失此前古奇珍，司空湛本來急欲攻心，正施邪法，猛下毒手，因見那三枝后羿射陽弩，衝行光海之中，竟將多年苦心聚煉的至寶，庚甲天芒神針，毀去不少，敵人有佛門至

寶防身，正當行法緊急之際，其勢又不能將天芒針收轉，恨毒之下，妄想妖針，爲金蓮寶座，和射陽弩所傷，幾乎毀去了一半，就將敵人，震成粉碎，也是無法補償，反正敵人，難逃羅網，對方所用，又全是前古奇珍，仙佛兩門至寶，與其同歸於盡，不如奪得一件是一件，又想金蓮寶座，佛家伏魔防身的至寶，與寶主人心靈相連，未必容易下手，一個不巧，就許護了寶主人，突圍逃走，都不一定，祇震死兩個法力稍差的，便將元神攝去，仍是得不償失，祇這三枝神弩，不在金蓮寶光之內，比較容易得手，臨時變計，意欲順手牽羊，先用邪法，將神弩收去，就這略一延緩之際，金銀島主吳宮，因當日吃虧受氣，心中痛恨，又恐妖婦許飛娘來了，無顏相見，無奈敵人，法寶神妙，立於有勝無敗之勢，正在氣悶，無計可施，忽見青光飛來，中雜億萬銀針，將西半島，一齊籠罩，知道司空湛，趕來報仇，先還心喜，後漸看出，對方來意不良，一半似向自己示威，本就懷疑，正在東半島，行法遙望，忽又見司空湛，使出這等毒手，發難以前，借着青光掩蔽，并在暗中，放出大片淡白色的妖雲，緊貼地面，潮水一般，向全島展佈開去，竟朝東半島，暗中湧來，邪法陰毒，無形無聲，如非行法查看，決看不出絲毫迹兆，經此一來，越認定司空湛，懷有惡意，又急又怒之下，暗罵妖道，意想連我一起暗算，此時敵你不過，且讓你和敵人，先拚死活，敗了，看你笑話，勝了，也教你落魄空歡喜，平日丟人，心念一動，匆促之間頓忘前島主人，所留仙偈，暗中行法，把平日準備的幻景現出，不等妖雲展佈，忙把全島，沈向海底，這時雙方，俱都各仗法寶神通，凌

空應敵，司空滿報仇之外，本想霸佔金銀島，爲防島上仙景靈藥，受傷被毀，早把近地面一帶，用邪法護住，一面放出妖雲，想將全島籠罩，準備少時強迫吳宮降順，將島獻他居住，性太貪恨，一心三用，未免分神，吳宮在島上，修煉多年，不特升降由心，並還神速隱秘，不易查見，更煉有一座，與金銀島同一形相的幻圖，祇一施爲，和真的一樣，不特外人，難於分辨，內中並還伏有邪異寶，司空滿一時疏忽，先被瞞過，正收神弩之際，百忙中，想起吳宮師徒，見自己施展這邪法，不會不知來意，抽暇查看，東半島上，景物依舊，人影一個不見，心中奇怪，畢竟修道多年，見開法力，均非尋常妖邪之比，心一生疑，立即暗中行法試探，幻景竟被識破，不由羞惱成怒，知道島已下沈，欲乘海眼未封閉以前，抽空先給吳宮，一個利害，忙由身上，取出一件法寶，待朝海底追去，就這微一緩手之際，射陽神弩，忽被敵人收回，闖了一個兩頭均未顧到，越想越氣，如非先除敵人要緊，直恨不能，運用玄功變化，進入海底，將吳宮師徒，一齊殺死，才快心意，當時咬牙切齒，把心一橫，不願再尋吳宮晦氣，右手一招，那大如山海的，青光銀雨，全數收去，緊跟着，張口一噴，先是龍眼大小一團，似光非光，似炁非炁，上具七種異彩的寶珠，急如流星，直上雲空，同時，左手諸天魔訣，往外一揚，那寶珠形的氣團，一閃不見，大地上，立變成了黑暗世界，上不見天，下不見地，四望沈漠，濃黑如滾，那麼強烈的金蓮寶座，佛光雖然遠射數十百丈，光外仍是一片深黑，妖人已自無踪，四外也無什阻力，又不似霧，祇是黃暗得怕人，所有日月星辰，海島

宮室，峯巒花樹，一任佛光遠照，看不出一絲影迹，靜蕩蕩的，休說是風，連先前所聞海濤之聲，全聽不出，隨聽黑暗中，大喝道，無知鼠輩，速將所有法寶飛劍獻出，雖仍難免一死，還可放你元神逃走，免得形神皆滅，再若倔強，我大小二諸天，祕魔神雷，一經發動，悔之晚矣，說時，當空沈沈黑影中，突現出一個，七色彩氣合成的氣團，初出現時，宛如千萬丈濃厚墨雲中，湧現出一輪彩月，那七色彩氣，一層接一層氤氳流轉，變幻不停，開頭祇有海碗般大，越轉越急，氣團也自往外暴漲，轉眼便有丈許方圓，憲祥見那氣團，突然出現，電掣星飛，停空滾轉，晃眼暴漲，勢更迅速，不知李洪，特有秘耀神符，動念便能發生威力妙用，現出麗山七老的真形，多利害的邪法，也無用處，因那靈符，祇用三次，惟恐糟掉，不到萬分危急，不敢施用，故意延挨，料知邪法，轉眼發動，除仗佛門至寶防身，別的法寶飛劍，還不能夠妄用，否則，那億萬迅雷，受了寶光激動，威力祇有更大，心正發愁，想把自己飛劍法寶，全數施展出來，把衆人層層包圍，以防李洪，驕敵疏忽，寶光受了巨震，稍露空隙，被其侵入，固無幸理，便那一震之威，也未必全能禁受，司空湛因見敵人，自恃防身法寶神妙，一毫不以爲意，李洪聞言，首先大罵妖孽，施此邪法，必遭天誅，陳岩和虞狄二人，再一附和，同聲喝罵，猶笑一聲，便不再發話，眼看空中氣球，已長有畝許大小，旋轉更急，本來一色接一色，隨時變幻，忽然增多，先變爲二三種顏色，同時出現，逐漸加多，到了五色俱備，氣團突發奇光，由當空黑暗影裏，射將下來，光影閃變，耀眼生花，蘇陳二